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孟子卷六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左周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_臣段文新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卷五

宋 朱子 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

曰怨慕也

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閭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

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其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帝使其

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

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

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父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父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

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

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

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

如此詩之言也懟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萬章

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

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

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如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

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張都禮反忸怩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工塗
康藉暇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
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井藉暇
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
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
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
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弮弓
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
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
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
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
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
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
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

情天理於
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

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
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
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教又
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
矣悠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因蒙蔽也欺
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
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

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

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

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

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

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庫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怨。蓄其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

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庫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

貢稅於象有似於故故或者以爲故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

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炭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頞蹙不自安也炭炭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窆升而鬼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
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
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

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
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

也迎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才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言替瞽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齊粟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

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替眡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眡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眡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

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諄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

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

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

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

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

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

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

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

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
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

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益以理言之謂之匹夫而有天下者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

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繼世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

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于亳

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

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父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毫商所都也

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

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

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

為此
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

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

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

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

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

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但能覺之而已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也

一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矣

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

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

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

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

子之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

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

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客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

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離如字又音卑○顏離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

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

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

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

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
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

所為主與其所知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

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

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

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

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

賢者為之乎

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

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污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辦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

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狃

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

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

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
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
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
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可以徵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
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

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
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
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
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

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振而玉終訕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闌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

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功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

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

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

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

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

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

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倍之也倍之也四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

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

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

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

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

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
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
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
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
可一一追復矣○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

稱之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

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

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

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
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

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

則食雖䟽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

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得專者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于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

甥。貳室副官也。堯舍舜於副官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

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誼。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

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

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

聞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

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但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托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抑交以道如餽贈間戒周其飢餓之

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
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醜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閭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
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

何其受之

與平聲讞書作慙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
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

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
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閭作啓無凡民二字讞怨
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閭然不知畏死凡民無
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
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

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

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

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

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曰奚不去也曰

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

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

問也先薄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

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適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

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

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

章文義多不可曉
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

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

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
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饒養者 為

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
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

但當 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
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
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
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
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

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

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並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

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蚩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

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

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記

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

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

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

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教也視

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

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

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

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

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拘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

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敢

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賤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

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

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

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並為

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

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

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

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

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

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以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

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

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

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

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

也天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

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

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

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

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

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

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

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

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

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

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

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

色勃然變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

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卷六

宋 朱子 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
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拒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厄匱之

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

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

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

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濬回之貌

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

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

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顙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逞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

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

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大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

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縲戾紛紜外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

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

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

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馬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

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

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

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

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問公都

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

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

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曰敬叔父曰

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

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

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

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

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

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

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

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

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今日性善然而善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

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

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

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

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

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鏐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

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麴麥播種而耰

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

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

扶麴音年耰音憂磽苦交反○麴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

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

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

為之俸雖未必適中然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必似足形不至成贅也

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易

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

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

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

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

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

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

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藥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

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

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桎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

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

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

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

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

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

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

斛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

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孟子曰：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

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

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言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入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

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

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

為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

能勿喪耳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

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

噉咄噉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具羞惡之本萬鍾則不辨禮義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

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

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

言三

為身死猶不肯受嘔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

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

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

有深省處

人有難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

難犬至輕難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

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

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

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

人也

信與仲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

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

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

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

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愛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

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

其梧櫝養其臠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櫝音賈臠音貳○場師治場圃者

梧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臠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

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

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

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

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

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

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

百體從令

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

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

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

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音要

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

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

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

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

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昏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

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

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

已矣

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以為仁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萁稗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萁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萁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

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萁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

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

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

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

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

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

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

反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

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

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

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往應

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之曰紛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

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

紛音軫摟音婁○紛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

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

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

四寸以長

句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

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鷗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徐匹為驚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

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

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我。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

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

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

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間。淺陋靡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

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鄉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

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音弁

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

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

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闕與魯同射食亦反

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

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

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

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

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丘

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

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恬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

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

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

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

必曰利

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

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

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

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

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為其不成享

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

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脩儲

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

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

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先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

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

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
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

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

有為
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

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

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隸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

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

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俎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

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燭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

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

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

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擣諸侯以伐諸

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開同治去聲○慶賞也

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擣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

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
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歆所洽反糴音狄
好去聲○按春秋

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
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
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
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
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
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
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
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開糴也無有封而不告

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

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

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

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

籍

待諸侯調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

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

過百里儉止而
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

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

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

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

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

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

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

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

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

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貉○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語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

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

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

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

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

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

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

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

尚而樂正子之所短

故丑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

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

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

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

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送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

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

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

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

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

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

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

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

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踈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

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

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

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入則

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

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

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

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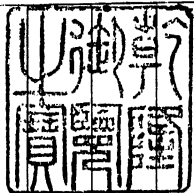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

安樂失之者多矣

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

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六